田亭草

洛神賦序辨

賦序云植初求甄逸之女不遂後爲文帝所[illegible]初中入朝甄已爲郭后讒死帝以其所遺枕賫之歸途感夢因作斯賦名曰感甄後改曰洛神嗟乎冤哉陳思王植也植自孟德時以才見異幾於奪長兄丕啣之有日矣一即王位遂誅丁儀丁廙遣植與諸侯就國黃初二年爲灌均希指誣奏貶爵安鄉侯尋改鄄城三年立爲鄄城王四年徙封雍丘其年朝京都屬法令峻逼不時得見任城王彰忿怒暴薨植上疏云僻處西館未奉闕廷踊躍之懷瞻望反仄其獻詩云

性命不圖常懼顛沛嘉詔未賜朝覲莫從搡心之危乃爾至太和六年正月來朝每欲求別見論時政終不能得猲剬爵量移恚怒未釋安得雍容歘昵有遺枕之賚耶甄后以失寵怨望被讒賜死其遺簪墜珥不足繫丕丕餘思而以賚植何爲者且男女有別君臣分嚴丕非喪心何至若是爲此說者不惟誣植且誣丕矣植與白馬王彪還國欲同路東歸監國使者不聽至發憤告離而作詩曰變故在斯須百年誰能持嗟乎此何等景象也而乃有感甄之夢乎又敢名感甄之賦乎[illegible]洛水之神名曰宓妃感宓玉

之事遂作斯賦而宓羲氏女溺洛水爲神世所傳說久矣屈原天問曰胡羿射夫河伯而妻彼雒嬪遠遊賦曰騰告鸞鳥迎宓妃植才藻翩翩盆湧泉溢觸事寄興聊紓鬱懷且謂屈原居亂世事闇君不敢自附乃竊比於宋玉其用意婉慮患深至是若賦曰洛神而意在感甄則宋玉賦高唐神女所感又何人耶甚矣好事者之誣罔而後世之訛傳也

皇太后喪服考

萬曆丙申秋八月　仁聖皇太后哀詔至外臣及家居諸臣當旦夕哭臨查會典所載喪服曰各服斬衰有謂當杖者有謂不當杖者及查　高皇帝喪禮官員麻布大袖員領衫不緝邊麻布帽就以所戴帽用布裹之仍垂帶麻腰絰麻鞋則　皇太后之喪不宜復有所加矣或謂　高皇帝喪禮乃建文諸臣所裁定不足爲據然會典既錄而不刪必自有說及得高皇帝實錄查之洪武十五年八月丙戌　高皇后崩丁亥　上命禮部考喪服之制禮部言按宋制在

京文武官喪服麻布直領大袖衫麻布裙麻布冠麻
腰經麻鞋　上是之戊子禮部定　大行皇后喪禮
在京文武官於己丑清晨素服至右順門外具喪服
入臨所謂喪服者即前所云命婦服制則丁亥禮部
疏未及也故戊子所頒條款云命婦用麻布蓋頭麻
布衫麻布長裙麻布鞋其說詳矣考諸宋太宗之喪
太常禮院上言皇帝服布斜巾布四脚大袖裙袴帽
竹杖腰經首經直領布襴衫白綾襯服文武二品以
上布斜巾四脚頭冠大袖襴衫裙袴腰經竹杖絹襯
服自餘百官並布襆頭襴衫腰經兩省五品御史臺

尚書省四品諸司三品以上見任防禦團練使等官服布頭冠幞頭大袖襴衫裙袴腰絰皇后喪服同皇太后喪百官齊衰二品以上桐木杖不用首絰蓋宋制如此自二品以上杖者即禮君之喪達官之長杖之意也淳熙丁未太上皇帝崩禮部符下州縣只用布四脚直領襴衫麻絰於布四脚之下注云係幞頭於直領布襴衫注云上領不盤按直領布襴衫即上文所謂袴也釋文曰袴衿袍小衫也宋制所謂裙袴即上衣下裳之制然以大袖二字加於裙袴之上文義未明　國初承宋制而用之曰麻布直領大袖衫

麻布裙麻布冠則其說較爲明白然此特宋人州縣官及家居士大夫之服耳京朝官喪服一如太宗時舊制朱文公謂布斜巾四脚冠帽乃四物不得一時並加於首四脚幞頭二名一物不當錯出而異名不杖之制不宜使長官下同僚佐而故相領帥家居者亦無異文則其說有所未盡然又謂服直領布衫則兼服布裙而加冠於首服布襴衫則首加四脚各有所施令洪武十五年喪服即宋人前一制也洪武三十一年喪服即宋人後一制也惟宋人用布幞頭令用布冠帽耳至百官杖與不杖則我　朝之制本無

等差實錄會典不曾開載當纂修時只載洪武十五年八月戊子喪禮之條不及查丁亥禮部所上喪服之制只曰具喪服入臨而已遂使二百載之後觀者茫然所載文武官員皆服斬衰一款查諸實錄則又無之想是纂修者謂麻布員領衫不緝邊便是斬衰槩從省文以至承訛如此大都我 朝大喪禮始自
高皇帝 皇太后喪禮始自 誠孝皇太后 皇后喪禮始自 高皇后其喪服俱言斬衰不言杖與不杖今議禮者謂杖乃斬衰中一套事理或宜然第
高皇后喪服禮部言之詳矣不惟不言杖且弁首經

冬二百六十五字

負版辟領衰俱不曾言及也建文禮制姑置勿論即
文皇帝喪禮亦曰喪服禮儀一遵洪武舊制則其所
遵用者想不過　高皇后喪服而已禮屬聚訟不知
所執謹識之以待用禮者考焉

三極通答問

貞白馮先生五書黄生序之矣或問於黄生曰子序馮先生五書或如小學解質言廻瀾正論愚既聞命矣求是編則憲副程川張公之序究理淵醇措詞直截絶無依違兩可之見而子之言確然同聲也無容贅論獨三極通一書不擬卦名不繹卦義而別爲一說所云自姤至勝爲少陽自革至貞爲太陽而陰始生自進至修爲少陰自凝至黨爲太陰而陽始生然則易可以意獨創乎先生亦知人之疑其爲誕而解之矣説具于修學篇子獨篤信焉於義奚取黄生曰

善哉問是先生有靈假口於予假筆於余而因以發
其秘也予讀太玄予太玄之說曰觀易者見其卦而
名之觀玄者數其畫而定之擬之以三策衍之以象
類播之以人事文之以五行故有首衝錯測摛瑩數
文掜圖告十一篇首之言天也測之言日也自羨至
傒自從至事自更至斷自睟至大為日行所經危奎
胃井柳之次為左方陽卦之節氣自廓至昆自減至
視自沈至堅自成至養為日所經胃亢尾斗之次為
右方陰卦之節氣是子雲太玄皆獨創於卦名之外
疑與羲文相反哉惟侯芭信之最篤桓譚稱其文義

至深不詭於聖人即劉歆有覆瓿之嘲而道陰陽者不能有所評駁也何獨至馮先生而疑之大都三才一理也函之以太虛形之于象數寄之于蓍策亦一理也玄之卦起於中而終於養通之卦起於平而終於辛所謂美厥靈根與不業而英若貞元始終理若符契弟子雲以方州部家錯綜成卦而用四馮先生以天地人錯綜成卦而用三神明通變不可以執一求此豈孟喜京房輩所可彷彿影響者蓋自秦漢以前目易為卜筮之書其說主數至程朱說易而漢儒之學始詘顧其理未嘗不相通而又相為用世人貴

遠賤近桓譚已預言之玄雖不顯獨朱子謂康節之學似子雲覆瓿之誚可以解矣馮先生修學篇之言引而不發所答葉比部書及令子督學公之繹與序其家學淵源躍如于言表余故謂玄非擬易適非擬玄而義文祕旨炅然具著猶慮後學難喻也因詳答問之語于編末俟覯若冥心自得云

王仲淹中說論

自漢武表章六經延招碩彥於是儒林傳所紀代不乏人即業專門授徒衆者咸獲垂稱史冊隋時有一王通不齒録于隋史惟新唐書王績傳附見之云績兄通隋末大儒也聚徒河汾間倣古作六經又爲中說以擬論語不爲諸儒稱道故其書不顯惟中說獨傳夫讀中說則續經之指備是矣宋諸儒評之甚具有擬諸吳楚僭王者然中說非皆通之言也其門徒相與撰述而其弟凝及續于福郊福時後先文飾之者也昔司馬遷作史記系世家於孔子司馬貞爲之

說曰孔子非有諸侯之位惟大聖人爲教化之主代有賢哲故以世家稱焉廼杜淹之叙述通則直曰文中子世家與孔子並蓋出福畤僞筆所紀關朗之筮謂通生于隋與孔子生于周氣數眞符若貞元間值馬王氏子弟其假借僭妄一至此極哉唐初修近代正史封德彝顔師古主隋歷數年不就乃以隋史屬祕書監魏徵而左僕射房玄齡總監焉假令房魏嘗北面受業則桓譚推尊楊雄鍾輿稱薦丁恭古誼具在績何不引誼固請而第貽書陳叔達以致堙鬱不章也福畤謂長孫無忌挾怨阻抑直抵飾之詞耳夫

太宗英主房魏受知遇最專無忌雖棅朝權安能掣史臣之筆以房魏之正直不撓而乃掩天下公是忌師資教澤甘屈筆於柄臣耶此必不然之事也晁氏謂中說所稱門人如貞觀中將相皆屬誇張援引且以李德林關朗薛道衡合其年歲次第互相考訂諸請見問禮事誕妄無稽則所稱門徒大都類是即王珪通叔父也直以當仁數語遂夷諸弟子之列其厚誣又已甚夫孔氏門徒有顏閔游夏聖道不爲加尊孟氏門徒止得公孫丑萬章亞聖之道不爲貶損顧道德何如耳區區將相之業譬諸塵垢粃糠何必援

爲門人以高自誇詡彼許商之門謬列四科徒爲後世嗤笑矧妄擬其父師於素王耶考亭朱子謂推原本始則通之好高自大有以啟之誠確論云按中說十篇於貞觀二十三年始編錄行世是時諸有名將相如房杜王魏李靖溫彥博陳叔達等皆歿矣通卒於大業十三年年序曠遠見聞靡徵直以素相往來指爲受業弟子誰能辨之至其遺楊素以酒誥歌小明以送虞世基譬賀若弼之矜愎忖李密之樂禍皆後事造券後爲前知又何以欺人也通之學術在隋唐時非儒林所推重惟陸龜蒙司空圖皮日休頗稱

述之已在晚唐之世至宋代始知名朱子云通之於道可謂有志而未嘗深探其本今觀其論三教之言曰詩書盛而秦世滅非仲尼之罪也虛玄長而晉室亂非老莊之罪也齋戒修而家國亡非釋迦之罪也嗟乎秦之滅以焚書坑儒五尺童子知之顧謂詩書盛之能滅秦與譚玄崇佛提衡而論遂抑仲尼之教列於釋老而爲三其舛甚矣近世評儒術者稱荀揚文中子彼荀與揚也擇焉而弗精亦奚至聾瞽昏眩若是哉吾故謂中說一書不必皆通之言也欲尊之而適足以累之則其門徒與子弟之罪也

鄭歆後論

勢利之溺人也猶之膩然膩愈濃則群蟻之赴之也愈捷至淪胥以溺而不能自止也漢武帝雄畧猜忌丞相李蔡莊翟青趙周比坐事死公孫賀引拜不受頓首涕泣廣幾哉知禍而避矣既勉強就列顧又使其驕奢之子敬聲代為太僕乃首遭巫蠱之禍家族誅夷光武以吏事責三公司徒韓歆歐陽歙戴涉或死非其罪或坐事死獄中而高密膠東猶與公卿參議國家事隱然機衡之重不能固自引退其不如侯霸之蒙譴責者幸耳綱成君有云信而不能詘往而

不能自返誦斯言也可爲永鑒今世俗論鄭綮者率以歇後鄭五爲戲譚而不知綮智士也又端士也按唐史綮以昭宗乾寧元年二月拜相七月致仕是時皇綱解紐內則閹官橫恣外則藩鎮阻兵崔昭緯以鬼蜮巨奸簸弄君側遥爲李茂貞耳目昭宗力不能制瞠目以逞杜讓能極口苦諍竟弗肯從比事敗勢逼則諉之罪以解斯時也雖蕭曹姚宋無所措手而可爛額濡首以赴焚溺乎綮去位之明年而崔昭緯召李茂貞等舉兵詰闕殺平章事韋昭度李谿矣古所謂不能者止明哲保身綮實有之且綮刺廬州也

令黃巢歛兵保全疆域逮歲滿去鸁錢數千緡藏州庫後它盜至終不犯鄭使君錢逮爲給事中而杜弘微遷中書舍人際以其執政讓能之弟不宜處禁要封還制書爲散騎常侍往往摘條失政取怒宰相左遷國子祭酒此豈碌碌無所短長者大順以後主威奪唐祚微託諷詩謔姑免時忌一旦登庸與崔昭緯同列固讓不聽居位不安乃曰歇後鄭五作宰相時事可知此其巧於自匿一何智也史稱其立朝偘然無復故態此數月間亦足自明矣余悲世人不諒與俳諧之徒同類並譏故特表而出之

非相塚論

今之譚相塚者皆以郭璞葬經爲據璞葬母暨陽去水百步許人以近水爲言璞曰當即爲陸矣其後沙漲去墓數百里皆爲桑田然王敦之禍乃身罹之葬經所謂奪神工改天命直虛語耳陶侃牛眠岡古今以爲美譚侃之勳烈自足致位三公且有生以來原已分定厥子如瞻如斌如稱皆不得其死矧骨肉相屠禍莫大焉牛眠之吉安在哉舒元輿之葬其母也與東來之僧所預占爲吉壤者不謀自合顧雖登相位而卒死甘露之變昔人有言左手揭天下之圖而

右手吻其喉雖愚夫不爲乃以元輿爲獲吉之證一何不知類也袁氏四世五公人謂袁安葬母之地實貽多福范曄表其事於傳中矣然司空敞自殺即安子也太傅隗爲董卓所害即安曾孫也五公之横死者二矣至第五世而爲紹與術圖霸僭號阻兵爭雄妻子宗支殆無噍類此其吉凶禍福互相乘除即燕翼貽謀者猶所不願安之曾孫閎見時方險亂而家門冨盛常對兄弟嘆曰吾先公福祚後世不能以德守之而競爲驕奢與亂世爭權此即晉之三郤矣故知積德在人賦命在天而相塚之書不必盡信焉至

於公位之說尤屬渺茫溫大雅改葬其祖卜人占其地曰弟則吉不利於君大雅曰如子言吾含笑入地矣歲餘卒唐史載之以爲符證然大雅之弟彥博卒於貞觀十一年得歲六十三大雅兄也卒於貞觀三年其壽命不甚相懸名位亦相頡頏大雅之裔孫佶官太常丞佶之子邈以拾遺補闕召遜爲邑宰而造爲御史大夫以功名著造之子璋節度邠寧歷檢校吏部尚書彥博之裔孫未有以勝之也卜人之言亦未爲驗今世有兄弟叔姪互爭吉利而棄其祖父於淺土者觀此亦足以破其惑矣

宗法論

余讀程子宗法論云宗子無法則朝廷無世臣古者子弟從父兄今也父兄從子弟由不知本也余心竊疑之及睹丘文莊祭禮補註云禮經別子法乃三代封建諸侯之制於今人家不相合而吉水羅氏族譜云自程子推宗子法後儒沿之以爲當然然大中之祭端懿不能奪之伊川至情所至固非虛名可易也寓尊尊長長之義於一族之中其惟族長乎有故則以次者代丘文莊羅文恭皆當世鉅儒其立言如此良自有見夫古者諸侯有國則臣其族人諸父昆弟

不得以屬戚通今封建之廢久矣自宗室勳戚武
而外即宗法行世臣安從得乎凡禮本人情定名分
而已今人子事父母如視饍進食上壽稱觴則伯仲
叔季遍供厥事未聞有委之長孫者豈其歿而奠獻
乃與生事之禮殊乎又豈其累世之後乃與繼世之
日殊乎假令宗子之分姪也弟也欲聽之操家政主
祭祀是子弟從父兄乎父兄從子弟乎宋儒之說最
多窒礙朱子則云漢時宗子法已廢然其詔令猶云
賜民當為父後者爵一級是此禮意猶在夫宗法與
封建並廢勢也亦理也賜爵詔令可為今官員襲

者例耳不得曰家政祭祀可一槩主之也近俗過信宗法甚至以承重孫列在伯叔之前尊卑倒置當之者能無惶悚余謂遠祖之祭當於通族中推其行輩中年之長者以司祼獻一如吉水羅氏家法若祖禰之祭又無庸贅矣吾家世爲小宗自長老以來遵用宗法大宗祀事一應如舊此無它踈之也引嫌自屈也吾小宗子孫第遵今議行之則親親尊尊長長於義悉協於情亦安藉令宋儒復生睹余斯言無以易也

裁歐陽子本論

佛法之盛行也久矣韓文公聲其罪而致之討曰若葦棄而君臣去而父子禁而相生養之道求其所為虛無寂滅者此於聖道王法甚盭宜人其人火其書廬其居歐陽文忠公則謂不必然第宜修其本以勝之所謂修其本者舉堯舜三代之政備鄉黨庠序之教教化行而禮義充雖有佛無所施於吾民矣著其說曰本論夫儒與佛分岐矣儒之道可以治身可以經世佛之道主於出世專於自為程子曰佛氏之言比之楊墨尤為近理故其為害尤甚彼其言曷嘗自

外於禮義哉學佛者背而馳耳世儒之尧言禹趨須法周孔而躭嗜勢利肆行不顧以亂天下國家者其人何可勝數顧謂持禮義可以勝佛教秖見爲迂濶而遠於事情也初佛教入漢長安其法以虛無爲宗貴慈悲不殺而揭善惡之報應明示勸懲楚王英最先好之以喪其國厥後梁武帝最篤信之以喪天下奉佛之有禍無福章章明矣至魏太武唐武宗誅鋤僧尼遍毀蘭若而崔浩李德裕實賛成之已而太武不正其終武宗不庇其嗣浩族誅德裕竄海南嘵嘵者遂謂爲擯佛之報殊不知楚王英習呪咀之術梁

武帝納侯景之叛太武荼毒江南武宗推刃本支浩
與德裕皆招權自恣其貽禍若掇之也夫事佛者未
能爲善擯佛者有他罪惡爲之昭昭報諸冥冥天實
尸之佛何能與焉然而崇佛之風日趨不止即吾儒
修持禮義歐陽子所藉以勝之者且沉溺而不自覺
也然則佛之教終不可破乎弟即佛教之所謂本者
責諸學佛之徒則其說可折而屈矣迺其權則握之
自上今夫佛法以虛無爲宗故曰色即是空曰無無
亦無持論甚高聽之可喜循而持之亦恬寂而無求
矧六塵六識生於耳目口鼻四肢胡得執之以爲有

也自有佛則有寺有寺即有田產齋糧諸塵欲種種取給焉皆視爲因果中必有之物矣天子一統天下以四海奉一人而太子諸王后妃嬪御之屬安坐而享之億兆臣庶奔走效命未有無事而食之人也今摶泥爲像目之曰梵王宮殿弘廠金碧輝熒嚴扃迴廊層軒邃室環遶于前後左右諸鱗次分庖而處者皆異鄉異姓強名爲父祖昆弟子孫者也泥塑者享其名有心知嗜慾者享其實不耕而飽不織而衣累褥重茵早卧宴起安逸之欲遂矣酒曰米汁雞曰鑽籬菜對客則齋素居閒則羶葷臭味之欲遂矣明畜

孌童陰蔵美妹督租而庄婦主饋嬉遨而婢娟寄廬聲色之欲遂矣凡茲流湎習染輩下尤甚大都叨内帑宮闈之錫賚萃中官豪貴之檀施指麾如意財賄充盈驁然而不可禁彼且曰飲啖同俗有實誌二小兒登肩有鳩摩羅什求其嚴守戒律茹素食淡者百不能三四也又求其解悟義學了習止觀者百不能一二也閒有半癡半黠村童口不能誦兎園册少可供掃除長可奉奔走遂遞承世緒祝髮披緇而稱上人坐糜其田産齋糧以潤及父母昆弟彼皓首窮經藜藿弗充者不有餘羨哉宜乎游惰亡命之衆羣鄉

而趨之也夫世有儒名墨行者君子擯之迺今釋其名而宕其行曾不念佛之爲覺沙門之爲息心又何暇教以吾儒之禮義矣試取學佛之徒而問之曰毬多石室縱廣十餘肘今宮室之侈奚爲也頓吉苦行日餐麻米今供養之豐奚爲也奉佛以尋丈而居僧徒以連楹奉佛以籩俎而飫僧徒以匕筯有何功能叨茲厚享也不必火其書廬其居第禁寺宇之新創裁田糧之浮濫限披剃之名額非通曉文義者不得授度牒非素敦戒律者不得長住持有姦淫不法者痛繩以連坐之條即住持不得假貸而內帑宮闈之

錫賚衹以賙貧乏不以施僧衆令中官豪貴無所慕
效彼爲僧者目睹其無厚享也有不縮頸遁乎其父
兄不獲霑餘潤也肯棄其子弟於僧乎吾謂權握之
自上者此也如有秉心堅貞皈依淨教居則茅茨后
榻出則芒屩破衲澹然無營於塵境不待明圓珠之
非實証菩提之無樹亦足爲真空出世人矣雖禮貌
而與之游可也此吾所謂本論也

救時名實論

天下事有名有實魯臧孫辰謙吏急病猶然見譏春秋胡氏謂爲治名不治實之敝乃今郡邑政治有浮慕其名而實不副者則重積儲飭鄉約是已有其名可喜其實可行而未及措意者則嬉遨當禁借侈當懲是已今夫六府之修穀居一焉民所繫命誰能輕之管仲相齊李悝相魏糴時勢輕重察年歲凶穰而隨宜爲斂散行之二國皆致富彊漢五鳳中耿壽昌請令邊郡築倉以穀賤時增價而糴穀貴時損價而糶名其倉曰常平歷民稱便至元帝時齊地饑民多

學究在位諸儒多言常平倉與民爭利可罷勿設夫
令公庾有餘穡則凶歲可無饑此其利在官耶在民
耶不以玩愒廢格爲有司罪而遂謂其法可罷是廢
食非懲噎也方今官司贖鍰爲積穀計者令甲日久
法宜令有力贖罪之人輸穀官庾彼且何說之辭乃
金矢之入沿爲故事而給直閭右視其雇力多寡爲
之等差今董區稅者督之曹史又侵漁司庾需索民脂
誹而不敢言比乎年穀不登開倉假貸則[illegible][illegible]署
於先之投賄吏胥者又先之貧民具籍公家方朔夕
過有待哺而延頸累日有竟不能得[illegible][illegible][illegible]時[illegible][illegible]

曰誰使我睊睊忍飢而又徒乏吾事也夫其歛之也
既以病民其散之也民不見德所謂慕其名而實不
副者也周官有族師黨正掌族黨之政令治教屬民
讀法而書其德行道藝隣比相保愛賞罰相延及韓
延壽守頴川置鄉正伍長先日布告爲期會俾相率
以孝悌糾察非常姦人不敢入其界彼其聘禮賢士
召郡中長老爲鄉里信向者設酒食親與相對其政
令治教有所資其精神意氣亦有相感召者耶今郡
邑鄉約即延壽治頴川遺意顧士之賢者長老之見
信于鄉者殆未易數數見即有之而親姻里黨閭五

任德不主任怨勸懲無柄視聽玩慢自藏匿盜賊而外傳戲慆遥之俗不爲衰止閒有效稚季之任俠報酬恩怨借亭長之愛遺模稜決事者乃至窮鄉僻塢衣冠寡侶詩禮風微率多恃貨殖爲豪雄倚貴勢爲城社弟竊一約長之名會斂匿盜靡所不至其貽一鄉之害不小夫行之穎川則治理流聞行之今日則弊竇潛滋又所謂纂其名而實不副者也古語云上化下謂之風下從上謂之俗風俗美惡關世道理亂非細故已古昔盛時禮教修法度明四民各安其業專一其耳目心志不見異物而遷用能使淳厚成風

斂𣪧不作自須歲浮蕩之習熾游惰之民多倚市門而角勝梟盧徵逐酒食者十人而九動輒醵錢爲會指淫祠建鼓而號於衆曰某日某神誕也侈設酒殽盛陳歌舞比閭習染以汰靡相高此其意不在媚神徼福而在於縱恣逸欲工釋其技藝商賈輟其貿易販夫弛其負擔偷旦夕之娛忘釜鉦之罄饔飧靡給寧諱而不言當賦長催科時輒傲然荅之曰吾負里中醵錢若干尚未能應何暇及此此語傳諸閭巷以爲戲談官司聞之亦當爲一捧腹其甚者則取三尺土木偶高架通衢夾標懸綵未夜張燈使冠盖縉紳

引車而趨其旁戰襜帷而過其下恨不摧之爲高岸之泥沙泛流之桃梗即官司鳴騶乘幰清道而行時亦卒然撤去以明體統顧其不及盡撤者自在也觸目因循恬不爲怪或謂魯人獵較孔子不禁則遨蕩之黨何所戒心兵凶器也靈旗禡祭戈矛森列蓋以應秋令而壯國威乃畎畝農夫舍爾穡事值春和發生盛夏長育之候賽神醵社數百爲群長戟利劒鉦鼓旗幟閃爍喧闐于城市亘里許不絕而擁一土木偶綰其後此揭竿爲旗剡木爲刃之兆爲誰倡之又誰假之而可置不問也賈生嘆息于漢文帝之朝謂

其俗流失世敗壞所縷縷指數者只在衣履緣飾之間我國家制度自王公大夫士庶人其冠衣各有差等故有詩人好衣緋者傳咲於士類有朝士紅履趨陛者被糾於鴻臚而今之紅履緋衣則里閭衢路轉眴而是彼綺紈之華上同有爵巾王之飾下等俳優又無論已先是士人服晉唐等巾生今反古識者謂非從周之誼已而商賈醫卜星相諸傭流一槩服之以與逢掖溷逢掖家亦遂屏不用此時服庶人巾帽者惟厮役輿皂而已又有無賴子家絶詩書世澤目不識一丁日與椎埋屠沽爲伍而儼然粧首者一如

縉紳冠帽之制恣情踰僭漫無忌憚充是心也雖鵷冠兜鍪可也諸如此類皆起於邀侈一念遞相沿襲莫覺其非匪善人所能化誨匪長老所能諭止至于貧身無策巧詐日增以不肖之心求免饑寒之困小則穿窬大則行刼然後操三尺繩之亦何益於事矣惟賢明有司預出令禁之庶其沉迷不悛者懲之所謂順風而呼其聲加疾用以挽回頹俗消釁未萌鴻名厚實一舉而附未可視爲末務而不加之意也乃若責輸穀於贖刑不以擾閭右察民情所信向不以任匪人酌斂散明勸懲設誠致行舊章具在遑追五

風神爵間良吏綽綽無難矣蓋漢崔寔著政論唐杜牧著罪言二子者皆慎慮深籌為國家計長遠鄙人山澤之癯也見不能越閭井語不敢為譏訕意在揭名質實正俗維風以小補一時政治事若瑣細實關大體覽之者可采言之者無罪以故目之曰救時名實論

錢文論

昔魯褒作錢神論夫陰陽不測之謂神神爲其排金門入紫闥也故稱神爲然是錢流布未有不稱文者郁郁乎文小大由之顧由之者何如耳崇質先生因轉圜子拘方居士之辨作錢文論

有轉圜子問於拘方居士曰竊聞先生沉酣六籍搜羅百氏醞釀道德組織英華小子鄉慕之日久矣不揣愚陋願與先生論文拘方居士曰夫文之爲用大且重矣伏羲作易仰以觀於天文堯曰文思舜曰文明周王至德後世稱文而謚之宣父紹承聖統曰文

不在茲乎洙泗講論六經刪述皆是物也未易與吾
子道也轉圜子曰先生之言遼矣與矣小子之所謂
文者異於是今有鼓鑄于天府廣布于闤闠名之曰
錢者自一而什伯而千萬咸以文稱天之將興斯文
也黃雀獻瑞秘藏箱篋致貲鉅億享之累葉清童見
夢掘獲五銖日躋富盛致位中書天之將喪斯文也
嚴道鑪冶布滿天下沒入責負衣食並假藩王桀驁
即山盜鑄斧鉞一臨朝不保暮夫天之制之也其大
且重亦若此矣必六籍之為文也拘方居士艴然怒
曰子何人斯乃敢持賈豎之譚溷長者之側哆詠諸

之口侮聖人之言其盈引退毋污客座轉圜子怡然
興曰小子未聞至道頗諳世態頹再陳無言仰聆砭
誡夫世之峩冠博帶憑藉靈寵者誰非貫串經籍領
説周孔印崔烈才名重於北州銅臭貽嘲慙憤厥子
濬冲曠達擅稱竹林假貸之數責逋厥女和嶠礧砢
特崇風格卑哉錢癖見譏杜預表淑抱忠捐軀狥國
受餽始與茹而不吐夫此三四君子非表表犖犖者
歟安見夫六籍之文與六銖之文若蒼素異色燕越
岐途也拘方居士聞其言憤稍平顏稍霽謂轉圜子
曰居吾語子凡子所稱引皆曲立崖岸旁穿坑塹意

在混夷跖於一軌躋堯桀以同堂重為吾斯文玷也其不玷者章章也子過矣子過矣轉圜子曰唯唯否否夫士也居人間世誰能緝芰荷為裳采松栢為食幕天席地居無廬室哉即脫粟懸鶉蓬户芽齋日用營度非錢不諧嚴君平高賢也卜得百錢而垂簾閉肆范史雲介士也過姊一飯而留錢以去阮宣子達人也偕無擔石而杖頭取醉　陽亢宗名諫官也俸錢既罄而枕衾可質彼其砥行甚厲取貨甚約皭然氷雪弗染世氛即無高堂廣厦之羡膏粱文繡之好亦何嘗不與於斯文昔在周曰圜法在晉曰孔方圜

象方與合而成文以垂無疆即先生與小子其孰能為之低昂也拘方居士默然不應崇質先生聞而笑曰夫物有以少為貴者文是也君子質而已矣毋飾棟宇毋尚紈綺毋篆珍羞取給而止欲既易足費亦不靡雖累鉅億將焉用此貧寠奚憂富貴奚喜天下至文孰大乎是惟拘方居士介然獨行寧使文籍滿腹不為囊篋怔營讓侏儒之一飽目阿堵而若鶩米門寂紫闥清豈與駔儈賈豎頡頏論難騁口舌之縱橫

讀潘氏世德録有述

先民有言積善之家必有餘慶又云善不積不足以成名夫名與慶豈積善者所覬哉然不蘄名而名隨不蘄慶而慶集若鍾鼓聲聞培根葉茂咸一定弗爽者吾邑潘氏之閥閱昌矣其先則真叟南浦兩翁以世德顯曰還金賈豎曰割股療兄疾皆鄉閭之篤行家庭之淑軌也逮太守公封主事公曁考功民部兩君金緋纓紱爛焉相映人謂天之報兩翁也此塵情里語耳夫世有窮閻匹夫令聞昭灼而躋膴仕都厚禄者乃反頹家聲其榮辱得失相懸奚啻千里余觀

兩翁子孫克砥礪清脩罔以世味自染且一門孝友雍睦能使鄉黨則而範之天以賢子孫畀兩翁也所以報也而金緋纓綬不與焉是録也題咏盈冊矣蓋自古史臣爲孝友立傳自李充繆彤而下難以縷數而河内懷縣民王逵縣竹男子杜成皆得路遺寶物而不取者咸獲勒名傳記以光來禩諸君子樂道兩翁事固其所也余曩職史今嚴居老矣聊識蕪語以附諸野史之遺

孝子韋孤愚公像贊

人之稱公則曰孝子公之自號則曰孤愚世有智於
公者未必能如公之孝公亦爲人祖矣乃永言襁褓
之孤晝痒旌母視立身揚名之子奚讓七十而慕與
孩提知愛之性豈殊哉則公之愚其諸不可及公之
孝其沒身與俱耶

田茂才像贊

田齊世裔鄒魯遺徒蒼顏峭骨班鬢皤髯潰騣而望之
若山澤之癯想而像之曰宿學之儒含英咀華懷瑾
握瑜言謙謙其若吶貌抑抑其如愚鵬翼鍛於負風

驥足厄於長途擁臯比而獨坐安容膝以自娱揭仲舒之一經付徐卿之二雛既已蜚聲詞囿行矣振策雲衢即今日褒衣博帶坐竢乎曳紫紆朱

東武朱先生像贊

於戲是爲東武朱先生之像厥神奕奕厥容誾誾令儀孔嘉遺風嶙峋鵬騫儒林鵠立人群琴臺墨綬竹符彤輪其砥行味道傳業尊門徒衆最顯爲陳留之楊倫其宣風百里度祝救焚旋飈減火爲江陵之劉昆其揮金却餽甑生塵饔飧永茹蘗爲萊蕪之范雲其讞獄平恕轂字拊循曉露春雨爲西河之小馮君其浚渠廝流惠被畛畇波濡河潤爲毘陵之李栖筠爲儒稱碩爲吏稱循薈萃俎豆公評餘芬胡德之亨遭時則屯始彭澤兮終彭澤儕淵明之隱淪九京可

作靈爽斯存峩峩冠裳赫赫　恩綸曰有令子啓沃
楓宸司喉舌於吐斗待調爕於秉均玉韞終輝蠖屈
竟伸盖古人有言不于其身于其子孫

李長者贊

清溪李公以義施贋朝奬尋用擒劇盜功拜一命署令鄉邑克播惠澤知公者不稱其官而稱長者迄于今猶然夫長者之稱所由來重矣漢文帝召問田叔公知天下長者乎叔具以孟舒對張釋之問文帝絳侯周勃何如人帝亦曰長者也龔遂召見宮中遡治績歸諸上宣帝嘆曰君安得長者之言而稱之黃霸守潁川帝謂其治行終長者賜璽書胥楊勵夫孟舒捐軀衛主周勃重厚安劉龔黃循良理郡迺各獲見稱若是讀李公傳公位雖卑而名崇矣公有聞孫祠部

克蒼君謇諤持論上不負　天子夫鄉邑朝廊有聞矣以言乎長者均也古云莫爲之前雖美弗彰莫爲之後雖盛弗傳不佞竊有美焉因援筆賛之曰膴仕浮榮誰不消歇陋哉仲遠自詫官閥惟有義聲亘古不沒於鑠李公扶義崒兀種德于家斐聲北闕施于孫子厥祥長發勒詞簡編若標窣碣

貞孝熊先生贊

先生故爲郡庠士燁然以學行著稱久躋棘闈年未中身而歿其稱貞孝則門人私謚也夫謚以易名鉅典也操之自上非里議所得專然自古研經尚友敦行卓犖之士生而不顯於世既歿則門下士或交遊義故覈其素行而私謚之如夏敬公之爲宣明范史雲之爲貞節王仲淹之爲文中褚茂先之爲玄貞皆取愜群情光昭史籍事以義起未易一二數也先生行誼詳具其同郡劉太常暨京山李叅知狀志中余捧讀之竊謂門人之謚先生也於義爲允因爲之贊

曰林逋徐積和靖節孝彼雖處士賜謚有詔斯典既
堙潛德弗耀月旦易名闡于風教有斐君子維德之
行孝追曾閔動廸榘繩賓于藩伯師範峥嶸力謝請
渴湼之彌瑩澈水可懽天日可對貞足厲俗孝能錫
類薫德善良闡風頌義誠不以貴亦祗以異餘慶所
貽逮于嗣賛茸裘克世綸命自天未穫之種永以逢
年曰林與徐未許差肩

座師沙塘蔡先生像贊

先生以户曹郎分典春試誤拔小子于群儁中其所得他士爲盛比出僉楚臬監試棘闈壬人以棣臣子屬先生先生屹然弗應也壬人遂自效焉而搆先生於棣臣既參藩東粵竟以户曹郎中讒歸家居厰門抱寂惟娛情篇翰時對客奕棋已耳善楷書行草法今年八十有四矣猶作蠅頭字小子對先生像而贊曰温其如玉操之栗然隔利害頫忘茶飴藐貴富等諸雲烟其象芴緋衣官不逾四品而葆真抱一雅適志林泉彼揚波鼓餤苟媢權貴者業已冠六梁而擁

曲旃君子曰母曲如鉤寧直如弦

蔡師母林安人像賛

安人之相吾師也有嘗覃之儉以成其廉無貧窶之謫以挫其慮迨乎歸休林壑齊德偕隱居環堵之室宴如也而朝夕綜理内政手口拮据貽吾師于逸眞女中丈夫已令嗣調中君捧安人像示不肖不肖睹其顏以上酷似吾母太安人盖壽徵也不覺懼然下拜已復爲之賛曰瞻彼象服有河山委佗之容頌其閫範有蒿簪麻屨之風盖嘗蔾藿與膏粱並并處陋室與華廈比崇爰克自矢儉勤優游恬寂陪衡泌之

高蹤范蔚宗不云乎區明風操昭我管彤是宜闡揚
德懿垂式房櫳

松茂蘭馨圖賦 有小序

沙翁蔡老師是歲壽七十有四五月三日實惟誕辰而冢孫彌月之慶適與時會諸戚屬繪圖以賀名之曰松茂蘭馨詩歌賡唱駢集焉夫松柏之祝繼於岡阜芝蘭之秀欲生階庭謂身世吉祥恬愉盛事也小子鳳翔忻從稱觴之列預為湯餅之客用作斯賦少繫頌言自愧續貂敢云引玉

惟有斐之君子洵襟真而抱樸解徽垣之華紱躭草堂之恬漠結子墨為朋侶怡琴書於岩壑爰有圖畫供娛寥廓緊喬松之薈蔚聳蘖翳於翠崿枝屈鐵而

蒨葱根蟠虬而交錯韻颾入絃偃蓋棲鶴詎培塿之克生向徂徠而𢼸擢伴五柳兮獨存陶徑列大夫兮匪污秦爵避斧斤於幽磵凝烟霞於叢薄礌砢似和嶠之峻節蕭森廕泰系之幽閣高標特峙貞姿卓犖復有猗蘭挺秀其傍倚謝家之寶樹應鄭姞之夢祥舒為孫枝隱然國香茁翡翹而敷榮吐冉蒻而播芳汎之則合於蕙風紉之疑擲於都梁宣父撫琴而命操楚客結佩以哦湘循陔繫思當門逾颺楊炯賦朝陽之豔杜甫咏奕葉之光信衆卉之殊種擬襲綺之瑆璜瞻彼髙堂冊青盈幅倘韋偃之妙筆或趙昌之

避躅雛寄興於繪事怳覆育於亭毒凌玄冥之肅殺晞青陽之晴旭居林谷而遂靚霑雨露之霡霂豈惟託根兮得地抑亦栽培兮最篤植幹於弘景之庭呈瑞於羅含之屋四時之柯葉弗改十步之清芬可挹閱千歲以峥嶸滋九畹而擀族寧延偓佺之年不生丁公之腹既燦山陰之亭亦董漢殿之玉代麈尾以卷玄譚儷白雪而諧郢曲伏生婆娑而餐脂仙郎把握而騰馥永秀色於嵩丘流餘馨於芸局彼夭桃穠李之紛紛與海棠酴醾之陸陸匪比德於君子徒鬬妍於群目豈若松蘭之足珍允表厤名於圖籙伊余

小子瑣材樸樕竊覵門墻謬司簡牘慚采掇之靡工
聊寓情於頌祝

登孤山塔賦 有小序

郡城南海濱有虎岫巖又稍南則孤山塔在焉塔居山巔巨石盤錯其下天造崇基不騫不泐蓋滄溟之雄鎮郡邑之偉觀也每天朗氣清從丘阜樓閣遙望之如在目前而未遂登陟戊戌之秋莊司徒招游虎岫巖因登斯塔裴回眺覽實稱賞心乃援筆賦之

緊群山之赴海勢崩屵而嶕嶢敞巖阸之梵宇森渝蔚而閒寥揷浮圖於峻巘屹千赤以干霄朝迎暘於扶桑夜承露於斗杓馮夷望氛而愧奪天吳窺影而

魂提亘坤軸於絕壑聳渤澥之孤標遡規造之伊始乃神工之獨饒阿育放光五丁驅石奠崇址若纍碁覆重霤如矯翬匪梗匪楠而題栱攢錯不丹不黝而輝彩烏奕擬杖頭之剛形撽應龍以護掖松籟傳爲鐸鈴幽靄綰爲幡亦霧槃相輪兮飛從刻縣金像趺銘兮捨自荀宅仲德之白狼遯靈雲惠之紺蓮載植邁捍魔之弘創陋廣陵之布席歷永熙而不燼恍太康之遺蹟湘東猶嫌其泰奢慈恩日溷於塵蹤猗茲剎之崚嶒臨南瀛而岑寂爰有逸士躡屐扶笻攀藤蘿尋崆峒踏迴梯陟龍從役靈鷲以先驅馭鯤鵬於

下風循簷構而直上跂㠑嵬以從容揮袂來涼颸之
爽氣開襟解大地之牢籠伯昏無人登高弗眴征僑
偓佺仙侶可逢隮華蓋之咫尺隔坋壒以萬重陰霾
合則群態歛豔陽烏起則四外玲瓏平疇廣陌之綿
亘危巒疊嶂之穹窿虹螭鯨鯢之出沒琪樹若木之
菁葱歷歷可指諸掌上隱隱如在吾目中洵宇宙之
勝賞蓋二客不能從祛塲鄙之宿障滌濵滉之譚鋒
彼庾樓之胡床坐月暨滕閣之畫棟凝虹奚異學鳩
之搶枋榆鷃鴳之集嶅叢惟絕頂之在前覺壯心之
未已念乘巍之防傾兼銳進其易靡驊騮馳阪戒於

末路朦朣湊波慎於濛汜明者能燭幾先哲人所貴
知止懮四顧以躊躕戢逸足而徙倚託祗洹爲遽廬
命僕夫以旋軌樂荊扉之棲遲聊據梧而隱几

忻秋賦 有小序

昔宋玉悲秋驚草木之搖落潘岳秋興悵四感之疚心曠世同然沉吟永嘆夫時序代謝如環無端哲人達觀何地非適籍令嬰情塵網觸境生悲蕞爾微軀寧堪摧剝僕江南鄙人也通籍明時閒居岩藪玩漆園吏齊物之旨覈榮落期帶索之歌兼之疆域既殊風光自別良辰美景盡屬清秋娛意陶情正當斯候爰作忻秋賦以倣反騷云

粤惟離德秉乾祝融庀職燀爀液金歘歘爍石暴層冰而唇焦据櫺軒而汗赤纖絺微纆重簟反側忽辱

收之騎鷹睹斗柄之西衡金風嘒兮薦爽淡雲颸兮
淒清滌朱明之煩暑振大陸之商聲䴗鳴唧而夜唱
蟬蕭飋而晨鳴時則柞楢司燧嘉禾棲畞薜蘿之裳
方新芰荷之蓋未偃波漾蒹葭庭匝苔蘚楓林藏册
蕩奴盈擭大谷之梨實似瓜漢市之槐緑如蘿橘柚
綰黃於千樹蕙蘭留華於九畹動張翰之憶鱠哦趙
瑕之倚樓川原宵霽紈扇乍收江皐露湛砧杵何愁
歌三疊而進酒哂兒童之戴楸視彼劇飲於河朔真
脫火宅與炎洲若乃烏鵲成梁斐星訂約方平餞括
蒼之麟子喬跨緱山之鶴續玄圃之長吟登舜岡以

遐矚授化城之寶囊迓銀州之繡幄綵女結縉於同心天孫墜梭於瓜閣至其秋光既半廣殿澄瑩武夷之仙樂騰響天柱之霖靄驟晴枚叟發興於觀潮周生梯雲於架繩度霓裳之新曲泛溢亭之飛觥瑤壇締鸞蕭之好牛渚集表謝之朋又若遵渚來鴻青霜凝漢佩蘘長房之茱萸歌合尹媛之女伴賡詩章於九井陳飡餌於颷館沙苑之靈禽摩空招提之鵠花爛漫參軍對客而落帽徵士摘菊而把翫緊勝事之騈集兮美秋興之孔佳乃形神之瀟洒兮比銀河之浮槎聊擊節以嘆賞兮酌五色之流霞曰三春之熙

明兮縱惟娛其奚加小乾坤而遨蕩兮樂斗室之盤

蝸彼塵緣之萍寄兮猶逐浪而搏沙徒愴怳而懭悢

兮夫焉識吾生之有涯

古陵坡弔古文

正統間江西劇寇由永春向吾郡勢輛張甚太守熊公尚初率民兵禦寇卒遇戰于古陵坡時衛將觀望不至我兵敗績熊公被執不屈死之晉江主簿史孟常陰陽訓術楊仕洪亦以身殉焉余遊安平經茲地追感往事愴然興懷爰為文弔之

嗚呼噫嘻茲地曰古陵哉層岡陁岸宿莽荒垌棲烏含咽潛狖吞聲濃烟晝晦燐火暮騰行旅躊躕而縮步征馬躑躅以悲鳴輿僕相與指顧偶語曰異哉乎曳霧朱幟浮空熊軾旖旎搖颭交馳四陌是何祥也

乃令人眴目怵心邅迴棹栗顧望怦營悒憒愴惻耶緊菁黑山聚蟻緑林揭竿狼奔豨突蹂躪閭閻嬰孩懸梁村堡摧殘瞯我孤城黔蒸膽寒爾其虞四郊之多壘坐黃堂而萬目陳師鞠旅建牙豎纛組練揮虹勁弩賁鶩躬介馬以前茅約屯帥為犄角已乃梟鳴營樹星落郊陲右軍迷道樓舡失期狡兎潛伏駭虎猖披旗靡轍亂矢竭鼓衰羞投衝而拔旆猛裂瘡而含吮遭還濘之見獲趾跂館以賂免豁坐罵賊旁觀泣泫吏士感憤怒目攀轅九原同歸白刃可蹈委忠肝於篠蔓裳貞魄以塵沙天淒涼兮闇黲人慘[illegible]兮

痛嗟紛迸淚兮零雨招游魂兮悲笳嗚呼自古皆有
死所欲甚於生死有重於泰山生乃輕等漂泙先軫
免冑季路結纓節槩義烈電掣雷轟疾風勁草繁霜
杜蘅復有廣陵功曹漁陽椽簿慕義慷慨捐軀殉主
如模在型如方在矩民到于今稱之詎不聲施千古
哉江山猶故青史具存流馨無耀標表睹聞豈曰火
炎蘭艾俱焚英靈岳峙殺氣雲屯伊余散人登山臨
水矚風景於新亭續歌謠於下里隨老馬而識途詢
居民以故址步斜陽之倒影嘆風埃之滿前對觴咏
兮失惟懷忠貞兮涕漣望城東之遺廟惟荒墟之數

椽薦蘋藻兮靡及焉余哀兮短箋